



非法微整形泛滥亟待监管跟上

今年3月,本报就曝光了微整形背后的乱象,但非法微整形依旧活跃,“零基础3天速成”、“国内一流专家培训”、打瘦脸针,填“苹果肌”……巨量的市场需求让微整形产业链泥沙俱下,街头不具备整容条件的美甲店、饰品店成了微整形手术室,居民楼支个桌就敢开微整形培训课,这些

“三非”整形(非法医疗机构、非专业医师、非合格产品)无孔不入,不仅扰乱了医疗美容行业的有序发展,更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不少专家指出,现在火爆的“朋友圈整形”,就是“三非”整形的重灾区。其中不光是“微商”利用朋友圈大肆揽客进行非法注射整形,更可怕的是,现

实生活朋友圈之间也会进行介绍传播,加剧“三非”整形的蔓延。通过社交网络,熟人介绍的形式,非法微整形变得更隐蔽,给监管平添了难度。

遗憾的是,整形业由于国家立法滞后,造成了疏于监管的局面,连玻尿酸注射这么大的蛋糕,都是监管“真空”。在非医疗场所开展注射美容,工

商、食药监、卫计委、公安究竟哪个部门管?我们以为谁都能管,结果他们全掉在了空里。但无论如何,行业乱象如此,是时候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进行整治了,并且需要出台更精密的法律法规,让美容行业及早回归法定的医疗标准。

本报记者

“危”整形店藏身民宅无行医资质

拿猪肉练注射,朋友圈里揽客

一位所谓的微整形“专家”,凑上几个业务员,在一所普通民宅里搭建一个“手术室”,就做起了微整形美容的业务,还大量招收学员开展医疗美容技术培训。近日,一家非法医疗美容机构的业务员向记者爆出其背后运营的黑幕,一些学员接受培训三天就敢“动刀”做起自己的微整形生意。

文/片 本报记者 时培磊 实习生 丁金阳 张鑫

叫“文化传播机构”,也敢干微整形

济南市民李慧(化名)四十岁出头,家里是做生意的,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平时李慧非常爱美,是一家美容院的常客。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她经美容院的朋友劝说,想给自己的面部来个微整形。

美容院的朋友把李慧介绍到了天桥区一家名叫“鸿泰国际艺术美雕文化传播机构”的微整形工作室。“他们当时说得天花乱坠,价格比在整形医院便宜,做出来效果还更好。”李慧告诉记者,她平时虽然做美容,但“要不是朋友介绍,白给钱我也不会去尝试到这种地方

做。”

在这处位于名泉春晓小区的十平米左右的微整形工作室里,微整形“专家”在李慧的太阳穴上注射了共计六针的玻尿酸,以便让太阳穴附近更加饱满。为此,李慧花费了15000元,但注射完玻尿酸以后,她的太阳穴就开始红肿,当时店员告诉她这是正常现象,几天就会消下去。

“做之前,他们说一点也不会疼,但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注射完后的第二天,李慧开始害怕起来,因为她的嘴部疼痛难忍,“别说吃饭疼得不

行,连说话都说不了了。”而工作室那边则只是让她休息,直到三天以后,她嘴部的疼痛才开始消散。

痛感消失后,李慧就没在意,然而,注射到太阳穴部位的玻尿酸仅仅维持了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填充效果便消失了。“他们承诺的是一年左右才能被完全吸收,最快也得九个月,可我一星期都没维持,感觉就像打的是水一样,我怀疑打的针有问题。”但碍于熟人介绍的面子问题,李慧并没有直接跟工作室闹翻,而是一直找工作室讨说法。

打针割双眼皮都在民宅,无消毒器械

“这里总共就老板一个人做微整,这些货也都是从非正规渠道得到的,很有可能都是假的。”近日刚从鸿泰国际艺术美雕文化传播机构离职的员工徐敏(化名),解释了为何李慧注射的玻尿酸效果不大。

徐敏是偶然进入这家微整形工作室的。今年7月底,她应聘来店里做文绣,还以为这里单纯是个生活美容店。她向记者透露,在这里工作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她从来没有见过这家美容工作室的营业执照,也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然而,店里除了文绣之外,还经常给顾客注射瘦脸针、溶脂针、玻尿酸、隆鼻,并经常自主招收学员进行微整培训。

“完全就是非法行医的医疗机构。”发现这一情况后,徐敏不敢犹豫,立刻就辞职了。

18日,记者以咨询为由来到位于名泉春晓9号楼的这家

工作室,工作室所在的住所大门上贴满了各类小广告,门口没有该文化传播机构的任何标志。进入工作室,记者看到,大厅有一处较大的办公桌,四五个工作人员正围坐在一起讨论,七八十平米的房子里并没有悬挂任何执照和许可证。当记者询问一位工作人员有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时,该工作人员只是随口说了句“放心吧”,并没有向记者出示。

在工作室靠近大门的地方,有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紧挨着客厅。徐敏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微整形的“手术室”,里边有一张美容床,还有一些简单的照明设备,一些手术用的衣服,生理盐水、麻药等。“平时主要是用针注射,再就是在这儿割双眼皮。”整个“公司”都没有消毒器械,“只有一个高压锅,双眼皮手术时用来给工具消毒。”

记者了解到,微整形需要

动用医疗器械、医疗药品,对微整形的对象进行进入性治疗,按照规定,这些行为都属于医疗行为,从业人员必须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在卫生部门进行备案。而记者根据该工作室对外常用两个名称“鸿泰国际艺术美雕文化传播机构”和“鸿泰生物科技”,检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后,并没有查到相关内容,没有营业执照。

19日,记者为此求证天桥区卫计局,天桥区卫计局称该工作室并没有在区卫计局进行备案。记者从济南市卫计委相关部门也没有查到该公司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公司名称有要求,不可能出现‘××传播机构’或者‘××技术公司’这样的字样。”随后,工作人员以“鸿泰”作为关键词检索,仍没有查到相关资质信息。

每人每月要拉3学员,培训费是主要收入

“这种非法的医疗美容工作室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开店。”徐敏爆料称,隐藏在居民楼里,培训学员是店里收入的一大块儿,最多的时候,店里像她这样的业务员有9个,每人每月至少要拉3个人来当学员,拉1个就奖励500元,不够则要扣工资。

据悉,该工作室每月都进行学员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面部抗衰老、面部抗衰提升、面部抗衰塑型、身体塑型,而隆鼻、面部溶脂、瘦脸等微整形业务都包含其中。

每个月,都有将近八九名学员来学习。18日的暗访中记者了解到,为期三天的学习收费6800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介绍,培训课程总共三天,包括注射的一些基本原理,还会进行实际操作。记者了解到,前来培训的学员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想借培训给自己

微整形,另一种则是想经培训后开展微整形业务。

学员张娟(化名)9月初曾来工作室培训。“我想给自己微整,参加这个培训班后在这儿拿货会便宜很多。”张娟让“专家”老师给脸上注射了几针想消掉法令纹,“她给我打偏了,很多学员都是歪的,但你不能有意见。”

张娟回忆,培训课上老师曾给他们讲过如何入针,出现意外情况怎么处理等内容,“培训时间太短,大部分都已经忘了”。大部分前来学习的人没有任何医学基础,培训老师会让学员拿猪肉进行注射练习。“老师还会给学员注射当演示,而很多学员培训完了,都没在人的脸上练习过。”

让张娟感慨最深的是,“这里根本没有无菌意识”,微整形

开始前,屋子里并不会对空气消毒,“我们学员都不戴帽子和口罩”。

徐敏告诉记者,前几期有些学员是互相让拿对方的脸来练习,老师在一旁指导。“有些学员害怕,手都抖。”张娟说,在她那一期的学员里,练了三天后,“还真有一个学员出去给人做微整了。”

18日,记者问及经过三天培训能否给别人做微整形时,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说,“这要看你的悟性,我这里有很多学员都是学了三天就自己做了。”

“这些人培训三四天就出来做微整,胆子太大了!”19日,济南某医疗美容医院整形外科院长王冰感叹,现在很多人不知道非法微整形有多大的风险性,简单学几天,就从微信朋友圈拉人,做起了微整形的生意。



学员们围坐在一起参加培训。

相关新闻

微整形低龄化,隆胸成父母送的“礼物”:打玻尿酸的年轻人占一半

湖南一所高校学生小美在20岁时割了双眼皮。她说:“手术后,觉得自己变美了很多。”

多位整形美容专家告诉记者,相比国外的整形美容市场,中国的整容顾客呈现年轻化的特征。“以玻尿酸注射整形为例,在国外,注射玻尿酸微整形的人群中,40岁以上的占80%。而在中国,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占一半以上。”

广州武警医院整形科主任谭新东告诉记者,每年七八月份是青少年整形美容高峰期。隆鼻、割双眼皮、隆下巴、种头发使脸型变小等面部轮廓整容项目受到热捧。“我接诊过最小的女孩子只有15岁,要求隆鼻。我没有同意。”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美容整形激光中心主任罗盛康介绍,不少大学生毕业以后要求隆胸。有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家长,带着22岁的女儿前来求现生日礼物,就是隆胸整形。

罗盛康说:“以前做个双眼皮都偷偷摸摸,现在年轻人可以在公共场合谈论。一些年轻人甚至在整形的群里直接把乳房照片放上去,求专家指点。年轻人开放尺度非常大。”

杭州市第一医院美容科主任张菊芳介绍:“我接诊过最小的患者17岁,高中毕业就过来整形。父母也很支持,觉得‘投资颜值’和投资教育一样,孩子颜值高了找工作对象各种机会就多了。”

杭州整形医院院长谭晓燕认为,媒体广告、网络宣传使青少年能近距离了解整形美容;很多家长对未成年人求美持认同态度,并将微整形美容项目作为成人礼物或者高考礼物送给子女,这些都是青少年整形比例逐年增加的原因。

“对于未成年人整形,我们医院除了部分先天或后天畸形需要进行矫正的患者以外,都是不提倡的。”哈尔滨美联致美整形医院院长赵晓东认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容貌还未定型,过早做整容外科手术不利于身心健康,一旦手术失败,遭受的打击也是巨大的。

此外,整形美容并非未成年人能承受的消耗。赵晓东介绍,一些整形项目尤其是注射美容,持续时间比较短且花钱多,不是大众化的消费。以注射整形隆下巴为例,一次就要1至2毫升,花费上万元。据新华社